



近代方俗詞叢考

雷漢卿 著

四川大學十五『一二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近代方俗詞叢考

雷漢卿 著



H17
L1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近代方俗詞叢考/雷漢卿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6. 11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837—5

I. 近... II. 雷... III. 漢語方言—文言研究—近
代 IV. H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1764 號

近代方俗詞叢考

雷漢卿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3.125
字 數	31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837—5/H·97
定 價	31.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序

雷漢卿教授的《近代方俗詞叢考》是一部頗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在我國語言研究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清代以前，對於古代語言的研究多一些，而對於中古以後，特別是近代，研究就比較少了，有的時代甚至還近乎空白。這和那時的歷史條件有密切的關係。清代以前的語言研究，主要是為經學服務的，因而重點多放在先秦時期。為了讀懂經書，漢晉人的注釋非常重要，特別是漢代經師的注釋，去古未遠，更有重要的作用。這樣一來，研究先秦兩漢語言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與此相聯繫，史部和子部書的語言研究也就多起來。而近代漢語，其上限可以劃到晚唐時期，它和現代漢語相銜接，能够反映其語言特點的多數是詩詞、戲曲、小說，前人認為它們是小道，無益政事，把它們看成是閑書，是茶餘酒後消遣的讀物，研究的人很少很少。到上個世紀中後期，注意到這些時期語言的人漸漸多起來，已經有一些著作問世，但是研究的面還不廣，還有很多空白有待我們去努力。雷漢卿教授選擇了明清一些作品進行研究，其中有《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聊齋俚曲集》、《日用俗字》、《何典》等，還有

一大批明清小說，如《西遊記》、《水滸傳》、《官場現形記》、《醉醒石》、《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禪真後史》等，作者也對其中一些詞語進行了考釋，則統名之曰《近代方俗詞考釋》。

近代漢語詞彙，在一般人的眼目中和現代漢語詞彙相差無幾，語言上的障礙不大，翻開一本近代漢語的作品，讀懂它並不是難事。其實仔細推敲，用心斟酌，其間詞義的差異，還有不少問題可以研究。如《水滸傳》第三十回：“雖是他頻頻來相看我，多管是不够入宅裏來。”初看起來這個“多管”好像沒有什麼不好懂的，但是要問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却使人不好解釋。近代漢語研究的學者經過分析，對比當時類似的句子，認為它是大概、可能的意思。類似的例子不是個別的。

研究古代漢語，可以根據舊注或者辭書提供的信息，比較分析，求得解讀的答案，但是近代漢語的情況往往不是那樣。近代漢語作品的文獻通常是沒有注釋的，而辭書裏面記錄的近代漢語的詞和它的意義也相對要少一些。因此，考釋近代漢語語詞的意義，利用辭書和舊注有的時候就不大可能，就需要另闢蹊徑。漢卿教授在考釋工作中，非常注意利用現代漢語方言詞彙的材料，注意語音的變換，他所熟知的西北方言是他經常使用作為印證的依據；同時留意文句的對比，從文句的異同中去尋找索解的綫索，這是做得很成功的。從全書來看，他思路清晰，觀察細密，能夠透過文字看到它後面代表的語音；還善於從字音的變轉中去考察不同字形之間的關係和聯繫。他這本書中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確是美不勝收。

多年來，四川大學漢語史學科在古代漢語方面做出了一些成

序

績，特別是先秦到魏晉南北朝隋唐漢語的研究方面下的功夫要多一些。而近代漢語的研究幾乎沒有做什麼工作，雖然也有一些研究生對《水滸傳》等作品有過一些研究，但是數量很有限。今天漢卿有志於此，工作多年，已有成效。最近讀到他的這部新作，覺得他在這方面已經頗具功力，長此以往，孜孜不懈，定能大有成就。書此序，於漢卿之將來有厚望焉。

振鐸謹序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四日

目 錄

序	趙振鐸 (1)
緒 論	(1)
一、糾正釋義的錯誤	(7)
二、明確詞語的含義	(10)
三、補充書證的不足	(12)
四、增補義項的缺漏	(14)
五、探尋詞語的理據	(16)
第一章 《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考釋	(20)
第二章 《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	(95)
第三章 《聊齋俚曲集》方俗詞考釋	(185)
第四章 《日用俗字》方俗詞考釋	(209)
第五章 《何典》方俗詞考釋	(225)
第六章 明清小說方俗詞考釋	(280)
參考文獻	(360)
詞目索引	(387)
後 記	(407)

緒 論

蔣紹愚先生說：“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是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因為原先對近代漢語的研究重視不夠，現在我們對很多近代漢語詞語的意義都不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更應把詞語考釋放在首位。”^① 本書對明清小說中的一些方言俗語詞做了考釋，說是“考釋”，其實更多的是補充解釋。所謂“方俗詞”指的是方言俗語詞，“俗語詞”也叫“口語詞”、“白話詞”。對於究竟什麼是“俗語詞”，學術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界定。《漢語大詞典》（以下文中簡稱《大詞典》）給“俗語”所下的定義是：①民間流傳的說法；②通俗流行並已定型的語句；③方言土語。有關專家認為：“‘近代漢語詞彙’和‘近代漢語口語詞彙’都是現代使用的術語，在二十世紀以前，人們經常使用的術語‘俗語’、‘俚語’等，這些概念大致和‘口語詞’相當。但以前因為沒有‘詞’的概念，所以‘俗語’、‘俚語’有時指的不僅是口語中的詞或片語，而且包括一些諺語之類的句子。這些術

①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270 頁，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語的使用由來已久，人們比較熟悉，所以今天的研究者有時還沿用這些術語。但爲了把句子排除在外，在談及口語詞彙時，一般已不再使用‘俗語’這一名稱，而稱之爲‘俗語詞’。”^①或認爲：“俗語詞就是古白話系統中的白話詞，也就是口語詞，大致和二十世紀以前人們所用的‘俗語’、‘俚語’等術語所包含的一部分詞語相當，但不包括一些諺語之類的句子。”^②學術界之所以對“俗語詞”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還不能準確界定，除了以前的研究基礎比較薄弱外，我認爲主要還是因爲具體的感性材料積累得不够，所以我們不想在這裏介紹關於“俗語詞”的種種說法，也不試圖給“俗語詞”下定義，祇想爲俗語詞的研究提供一份具體的材料，相信這樣的材料積累多了，“俗語詞”的真面目就會逐漸顯露出來。

本稿全文包括六部分：

一、《金瓶梅詞話》方俗詞考釋。隨着研究的深入，《金瓶梅》所用方言的真實面貌逐漸被揭示。從“山東方言”說到“以北方官話爲基礎”、“南北混合的官話”，一直到有學者認爲其方言“幾乎遍及中原冀魯豫以及蘇皖之北，甚而晉陝等地，都有相似的語言與音聲”，顯示出這一研究的歷程。其中的“晉陝等地”值得重視，我們在閱讀中發現了幾百個至今存活於西北陝、甘、寧、青等地的方言俗語詞，有一部分詞不見於其他地區的方言如冀魯官話。研究者們對這些方言俗語詞或認爲詞義普通而未作解

①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253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徐時儀《古白話詞彙研究論稿》2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釋，或勉強作解，望文生義的現象時或有之。我們引用現代西北方言例證對這些詞語的意義作了進一步索解。

二、《醒世姻緣傳》方俗詞考釋。根據徐複嶺（1993）的研究，本書的作者是山東兗州府人，“魯南兗曲一帶的方言為該書的基礎方言，這一結論也是無須置疑的”^①。同時認為“該書非常熟練地使用了兗州、曲阜一帶的方言土語，其基礎方言應為魯南話”^②。但我們在閱讀時發現，這些著作中的不少方言俗語詞未被《大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以下文中簡稱《方言大詞典》）等語文辭書所收錄，或雖收錄而解釋有誤、義項有缺，一些專門的詞典和考釋類著作對其中詞語的解釋有不少誤解，而這些被誤解的方言俗語詞卻恰恰保存在西北官話區方言中，利用西北官話區方言材料來解釋這些方言俗語詞往往文從字順。

三、《聊齋俚曲集》方俗詞考釋。清代蒲松齡（約1640—1715）所作“聊齋俚曲”包括十四篇謠曲，語言談諧生動，充滿鄉土氣息。其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俗語詞，被認為是研究近代漢語口語詞特別是明清山東方言不可多得的寶貴語料。有人認為“蒲松齡在《聊齋俚曲集》中運用了大量的淄博方言詞語，迄今為止，沒有一個作家超過他”^③。即便如此，其中也有不少詞語用山東方言並不能解釋，需要利用其他方言材料加以證明。

四、《日用俗字》方俗詞考釋。《日用俗字》三十一章，是蒲

① 見徐複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52頁，齊魯書社1993年。

② 同上，301頁。

③ 丁龍潤《談〈聊齋俚曲集〉方言詞的豐富性及生動性》，《蒲松齡研究》1991年2期。

松齡作塾師時編寫的，向來以抄本行世，流傳不廣。解放後由路大荒第一次編入《蒲松齡全集》，得以廣泛流傳。《日用俗字·序言》說：“每需一物，苦不能書其名。舊有《莊農雜字》，村童多誦之。無論其脫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點畫，率皆杜撰。故立意詳查《字彙》，編為此書。”全書根據明代字書《字彙》，將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如何書寫的方言俗語詞記錄下來。要準確解釋這些用漢字記錄的方言俗語詞很不容易，但如果能聯繫現代方言來考察，有些詞的意思便不難理解。

五、《何典》方俗詞考釋。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上海才子張南莊所著《何典》是一部多用俗諺寫成的諷刺性滑稽體章回小說，從題材、構思到語言都別具一格。魯迅在1926年為此書寫的《題記》中說它“談鬼物正象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劉復在1926年重印本《序》中說：“此書中善用俚言土語，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卻並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光緒五年（1879）刊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在《何典》的題記中也說“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但因為流傳不廣，其中的方言俗語大多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所收錄，現在見到的兩種注釋本也時有遺漏。我們對其中的方言詞做了全面的清理，將其中凡是《大詞典》和《方言大詞典》未曾收錄、兩種注釋本解釋不準確或不完滿的方言俗語詞一一做了解釋。

六、明清小說方俗詞考釋。明清小說是方言俗語詞的一座富礦，唯其如此，其中的方俗詞多有未被現行語文辭書所收錄者，亟待爬梳補充。或雖收錄而釋義不盡準確，可補苴者不少，今就

有關被大型語文辭書漏收或義項有缺漏的詞語加以訓釋。

蔣冀騁(1991)曾指出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發展趨勢是：①由單個零碎的詞語考釋走向同體裁書籍語辭和斷代語辭的研究。②由具體的考釋開始走向理論的歸納、規律的探求；③進一步加強溯源探流，特別注意與現代漢語詞彙作比較研究。本書的研究屬於斷代和專書詞語的考釋。就其學術意義而言，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有利於閱讀近代口語文獻特別是白話小說。有人認為“小說與方言是白話小說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但當前的古典小說研究對此重視不夠，許多古典名著注釋本多不注釋方言俗語……許多表達人物神韻的口語往往被誤讀、讀破，因而無從完美地欣賞白話小說藝術”^①。這雖然是從文學欣賞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對我們語言研究者也是一種鞭策。即便像《金瓶梅》這樣的白話小說，雖然目前已出版了三部專書詞（辭）典，我們仍然發現有不少方言詞不得其解。也就是說，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存在的問題還很多。二是有利於辭書編纂。目前大型的語文辭書對於近代方俗詞“或則應收而未收，或則當釋而未釋”，遺漏很多。即使是收錄解釋了的一些詞，錯誤或義項缺漏的情況隨處可見。本人認為很有必要給每一部有代表性的白話小說編寫專書詞典，為編寫斷代語言詞典打下堅實的基礎。總之，如果我們像古代讀“經”那樣去讀近代文獻的話，就發現問題多多，其中不明“方俗詞”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

① 孟兆臣《小說與方言——白話小說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命題》，《社會科學戰綫》2004年4期127頁。

從方法上來說，本書特別留心將這些方俗詞和現代方言進行比較證明，也就是說，在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考釋近代漢語詞彙常用的因聲求義、語源求義、語境求義、校勘求義之外，更注重方言求義。羅常培《金元戲曲方言考·序》指出：“金元戲曲中之方言俗語，今日流行於民間者尚多，惟理董無人，索解匪易。”這對整個近代漢語方俗詞的考釋來說也是適用的。雖然說從漢代開始訓詁學家們早就利用方言詞語進行訓詁，如鄭玄《三禮》注、何休《公羊傳》注。魏晉以後，郭璞注《爾雅》，唐顏師古注《漢書》，都利用方言材料進行詞語訓詁。到了近代，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利用方言詞語對“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的詞語做了精到的解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歷來習慣於用排比例句、分析歸納詞義的方法對疑難詞語作出解釋。其間往往忽略了用今語（現代漢語方言詞語）以證古語，以致對宋元以來的白話著作，特別是金元戲曲詞語的注釋出現某些失誤。”^①近年來這個方法被廣泛用於近代方俗詞的考釋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由於近代口語文獻數量龐大，加上中國方言複雜，某一個方言區的人祇能對某一作品中與自己方言相同、相近的那一部分俗語比較敏感並有發言權，不可能完全讀懂一部作品中出現的所有方言詞。一旦超出自己所熟悉的方言，解釋就往往出問題，

① 李行健、[日]折敷瀨興《現代漢語方言詞語的研究與近代漢語詞語的考釋》，《中國語文》1987年3期183頁。

而錯誤的糾正常常不是靠文獻材料，而是靠其他的方言材料。所以我們生活在不同方言區的人對一部口語化程度較強的作品中的方言俗語詞都有解釋權，祇有大家齊心協力纔能最終弄清楚整部作品所使用的方言俗語詞。

就以《金瓶梅詞話》、《醒世姻緣傳》和《聊齋俚曲集》為例來說，這些作品學術界大都公認出自山東籍作家之手，所以立足山東方言對其方言俗語詞考釋的成果很多，但正如我們在上面說過的，這些著作中的不少方言俗語詞未被《大詞典》、《方言大詞典》等語文辭書所收錄，一些專門的詞典和考釋類著作對其中詞語的解釋也存在不少誤解，而這些被誤解的方言俗語詞卻恰恰保存在某一地區的方言中。這就再次提醒我們，在考釋近代俗語詞的時候要把眼光投向活的方言，特別是投向未曾引起重視的方言。下面我們就以上面提到的三部小說為例，試從五個方面舉例說明西北官話地區方言詞在近代俗語詞考釋方面的價值。

一、糾正釋義的錯誤

我們發現，出現在上述著作中的不少俗語詞，由於研究者不知道它是一個西北官話地區方言詞而望文生義，致使解釋完全錯誤。如：

哈賬（《金瓶梅詞話》五十八回） 白維國《金瓶梅詞典》（以下簡稱《詞典》）解釋為“糊塗；馬大哈”，王利器主編《金

瓶梅辭典》解釋為“慌裏慌張”，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以下簡稱《匯釋》）釋為：“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猶今語之‘馬大哈’。”王森（1994）釋為“隨便；不在乎”，並認為：“蘭州話常用此詞，但詞義已演變為‘任性，暴躁’，如：‘脾氣哈賬的很，誰也不敢說。’”^① 蔣宗福根據四川方言中“哈”有“傻”義，認為“‘哈賬’或謂傻瓜”^②。按：以上各家解釋皆不準確。在蘭州方言中，“哈賬”是個貶義詞，所指比較寬泛，大致意思是脾氣壞、脾氣不好。其所指範圍及其程度遠遠超過“暴躁”；而且這個詞義也不是從“隨便、不在乎”演變而來。在西北官話區一些方言中“哈”是“好”的反義詞。《西遊記》有“哈話”一詞，如十二回：“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我們出家人不走回頭路。’”或以為是“傻話”，我認為是不好的話，也即不吉利的話。“哈”用來形容人性格不好或品質惡劣，屬於詞義引申。雙音詞即說“哈賬”，意思相當於“混賬”。

駒驢（《金瓶梅詞話》十七回） 也作駒驢（《金瓶梅詞話》六十九回）。幾本詞典都將駒驢釋為“驢駒子、幼驢”，大誤。“駒驢”即“殺羶”，《玉篇·羊部》：“殺，殺羶羊。”西北甘肅、青海地區把山羊叫“駒驢（子）”，有些地方叫“骨錄（子）”。或作“羶羶”、“骨錄”。蘭州俗語有“駒驢瘦着哩，尾巴彥（翹）着哩”，形容人窮志不窮。“打着羊駒驢戰”一句中的“羊”指綿

① 《〈金瓶梅詞話〉中所見蘭州方言詞語》，《語言研究》1994年2期92頁。

② 《四川方言詞語考釋》254頁，巴蜀書社2002年。

羊，其性溫順，生存能力不如山羊。這句的意思相當於殺雞給猴看。

沒試沒試（《醒世姻緣傳》四十五回） 黃肅秋校注：“同‘沒事’。”張季皋主編《明清小說辭典》釋為“一點兒沒事”。宋開玉（2002）則認為這兩種說法“望文生義，沒有作出正確的釋義”^①，指出“沒試沒試”是山東方言區內廣泛使用的一個方言詞，“多描寫人氣喘急迫的情狀”，“‘沒試沒試’祇是形容人氣喘時的情狀，決不是‘沒事’，也不是‘不滿足的樣子’，而是很滿足了”^②。按：以上說法皆不可信。從原文來看，性格本來就怪異的薛素姐在新婚時節表現異常，食欲格外旺盛。她雖然“吃了够六七個煮的雞子，喝了够兩碗燒酒”，但並未滿足食欲，別人怕她醉了，她卻“意猶未盡”，所以纔有上面的饕餮之態。如果真是“吃得過飽，肚子脹得喘氣不順”，恐怕就不可能再有上面所描述的異常舉動了。今西北地區青海方言有“謀試”一詞，意思是“謀算；打算”。我們認為這裏的“沒試”就是青海方言的“謀試”。

① 《近代漢語語詞舉正》，《古漢語研究》2002年2期63頁。

② 同上。並認為：“就一般人的飯量而言，六七個雞蛋、兩碗燒酒應該是‘酒足飯飽’了，更何況吃掉這麼多東西的是一個新婚之夜的嬌弱女子？”

二、明確詞語的含義

有些詞語已在語文辭書有釋義，但各家說法不同，且釋義也往往不完備或義項有缺漏，參考西北地區方言可以補充釋義上的不足，使詞義更加明確。

擻（《金瓶梅詞話》二十一回） 《詞典》根據明代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憑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擻，其盡所欲言也曰卷”，解釋為“惡語回絕”。按：“憑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擻”的“擻”意思是“惡語詬罵”，在近代漢語文獻中也作“掘”、“抉”、“擻”。在西北地區青海方言裏也有這個詞，而且意思不是一般的罵，而是用惡毒的語言毫不留情面地大罵，往往涉及祖先、父母。還可以說“日決”，如“我把他美美的日決給了一頓，他啥話都沒敢說”（樂都）。需要說明的是，在青海方言中還有一個與“擻”同音的詞，它的意思是因憤怒生氣而不給面子或不買賬，往往表現為憤然離去不再照面。我們認為《詞話》這一句裏的“擻”正好是這個意思，而不是前面所說的表示罵詈的“擻”，而是生氣以後的拒絕行為，不是“惡語回絕”。

攬搭下（《金瓶梅詞話》六十七回） 按：《詞典》、《匯釋》收錄時切分為“攬搭”、“收攬答”兩個詞條，欠妥，應當是“攬搭下”和“收攬答下”。“搭”是詞綴，無義。實際上是“攬下”、“收攬下”。這種“動詞＋搭（打、答）”的用法完整地保留在青